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鴻題



章

錦

局

書

柴桑口卧
龍吊喪



馬孟起典
兵雪恨



許褚裸衣
鬥馬超

張永年反
難楊修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六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君子觀於南郡之戰而嘆兵家之勝負不可知也。曹操於赤壁大敗之後而遺計於曹仁，遂使周郎於赤壁大勝之後而中箭於南郡，以八十三萬之眾不能勝瑜，而一曹仁足以勝之。以江口烏林之兵未嘗失利而一南郡則失之，斯已奇矣。更可異者，由前而觀則黃蓋之中箭為大勝中之小挫，周瑜之中箭又為大勝後之小挫，由後而觀則曹操之算周瑜為大挫後之小勝，曹仁之失南郡又為小勝後之大挫。夫事之難料至於如此，用兵者其何得以敗而沮勝而驕乎？

讀前卷而見孫劉之合，讀此卷而見孫劉之離。蓋同患則相卹，同利則相爭。凡人之情大抵然也。當曹操之來，氣吞吳會，赤壁之戰吳非為劉寔以自為耳。迨乎曹操已破北軍已還而荆州九郡劉備欲之，孫權又欲之。孔明欲為玄德取之，周瑜魯肅又欲為孫權取之。於是乃以破曹而德色於劉，因以索謝而取償於荆，遂致孫與劉終不得為好相識，良可嘆也。

荆州之地孔明讓吳先攻而玄德患之，周瑜許劉後取而魯肅又患之。蓋玄德之不欲奪劉表，不欲奪劉琮，與魯肅之不欲殺玄德，不欲殺孔明，同一仁人之心。而其不欲以荆州讓人，則皆仁者之智耳。然玄德不知孔明之已有定算，魯肅不知

周瑜之假做人情則智尚有所未及也可見忠厚人乖覺極乖覺處正是極忠厚處老寔人使心極使心處正是極老寔處

呂布在濮陽開城賺曹操曹仁在南郡亦開城賺周瑜同一賺也一則賺使入城而燒之一則賺使入城而射之一則使人詐降而賺之一則以詐走而賺之斯則其不同者矣乃呂布使人詐降其後乃至於真降曹仁詐走其後乃至於真走是不同中又有相同處真妙事妙文

曹仁以詐走賺周瑜周瑜即以詐死賺曹仁同一詐也而曹仁之詐是曹操之所教周瑜之詐則是周瑜之所自為斯則其不同者矣且周瑜以詐死賺曹仁曹操亦曾以詐死賺呂布則曹仁之智不及周瑜而周瑜之智同於曹操耳乃曹操詐死未曾真死而周瑜之詐則若有預兆焉周瑜故作墮馬金瘡假裂其後至於真墮馬金瘡真裂其初佯病佯怒佯死後乃至於真怒真病真死是相同中更有不同處真妙事妙文

觀孔明之襲南郡其即呂蒙襲荊州之事所由伏乎周瑜力戰而任其勞孔明安坐而享其利瑜即欲不怒安得而不怒吳即欲不報安得而不報然而孔明則已有辭矣孔明襲之於曹氏非襲之於東吳取東吳之所將取非取東吳之所既取則雖同一襲而孔明之襲又大異於呂蒙之襲矣

周瑜之失南郡不當怒孔明當自怨其計之疎耳昔趙人空壁逐韓信而信先使人立赤幟於趙城今瑜當曹仁劫寨之時預伏一軍於南郡之側則何至為子龍所襲乎始之中箭既輕進於前繼之失地又遲發於後是瑜之智殆出韓信之下當周瑜戰曹仁之時正孔明遣將取三城之時妙在周瑜一邊寔寫孔明一邊虛寫又妙在趙子龍一邊在周瑜眼中寔寫雲長翼德兩邊在周瑜耳中虛寫此敘事虛寔之法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又將首卷中事一攬今雲長雖犯法不

忍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兩人先自說通此時却一個做好一個做惡且說周瑜收軍

點將各各敘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行發付渡江大搞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

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正與眾商議征進之策忽報劉玄德使孫乾

來與都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言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玄德有薄禮上獻謝

孫乾亦當謝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現移兵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此時吃驚

從來還要吃驚乾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回某親來相謝也劉謝孫謝周郎之火孫瑜謝劉謝孔明之風

收了禮物發付孫乾先回肅曰却纔都督為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必有取南

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目下南郡反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

就現成誰知後文偏加信現成須放着周瑜不死誰知後來就現成偏在公活時肅曰當用何策退之瑜曰我自去和

他說話好便好。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

須放著孔明不死

肅曰：某願同往。於是

瑜與魯肅引三十輕騎徑投油江口來。先說孫乾回見玄德。言周瑜將親來相謝。玄

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那裡為這些薄禮肯來相謝？止為南郡而來。

一個

個玄德曰：他若提兵來，何以待之？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答應。

須知下文玄德之言實是孔明之言

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列着軍馬。人報周瑜肅引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領數騎

來接。瑜見軍勢雄壯，心甚不安。

須結果到備不得

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迎入帳中。各敘禮畢。

設宴相待。玄德舉酒致謝。慶兵之事。酒至數巡。瑜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

之意否？

只得直說出來

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相助。

孰知乃是玄德欲取南郡周郎來相助乎

若都督不取，備必取

之。

妙

瑜笑曰：吾東吳久欲吞併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

只怕捏不牢

玄德曰：勝負不

可預定。曹操臨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

明點

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

督不能取耳。

反激一句

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孔明子敬在此為証，都

督休悔。

妙在又決絕一句

魯肅躊躇未對。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

甚是公論。先讓東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

妙甚

瑜與肅辭別玄德孔明

上馬而去。玄德問孔明曰：却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說了，展轉尋思，于理未

然。我今孤窮一身，無立足之地，欲得南郡權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屬東

吳矣。却如何得住？

一向不要荆州此時却說出這話來

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荆州，主公不聽。

應劉表病時

劉琮降

時之事

今日却忘耶

甚

玄德曰前為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今為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着周瑜去廝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

見讓周郎先取而後取之第未識

如何早晚便得高坐今人不測玄德曰計將安出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

如於後文始見

玄德大喜只在江口屯劄按兵不動却說周瑜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亦許玄德取南

郡

是實心人

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

敢先取南郡一人應報而出乃蔣欽也瑜曰汝為先鋒徐盛丁奉為副將撥五千精

銳軍馬先渡江吾隨後引兵接應且說曹仁在南郡分付曹洪守樊陵以為犄角之

勢人報吳兵已渡漢江仁曰堅守勿戰為上

下而不出戰是怯也况吾兵新敗正當重振銳氣

仁從之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丁奉縱馬來迎約戰四五十合奉詐敗牛金引軍追趕

入陣奉指揮眾軍士裏圍牛金於陣中金左右衝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見牛

金困在垓心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奮力揮刀殺入吳陣徐盛迎戰

不能抵當曹仁殺到垓心救出牛金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翻身殺

入救出重圍

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殺一陣吳軍敗走曹仁得勝而回蔣欽兵敗回見周瑜瑜怒欲

斬之

為下文怒孔明張本

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為犄角之勢。某願以精兵三千徑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

南郡。

計亦甚善。

瑜服其論。先教甘甯領三千兵攻打彝陵。

寫周瑜分兵如此之易。以見下文之勝不易。

早有細作報知。

曹仁。仁與陳矯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牛

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出城誘敵。

將寫南郡出城誘敵。先有彝陵出城誘敵為之作引。

甘甯

引兵至彝陵。洪出與甯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甯奪了彝陵。至黃昏時。曹純牛

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

寫周瑜第二次失利。為下文怒孔明之本。

探馬飛報周瑜。說甘甯困於彝陵城中。

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

來襲。奈何。呂蒙曰。甘興霸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

此代當吾任。蒙曰。留凌公續當之。蒙為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

知凌公續肯暫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為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勝任矣。

又寫周瑜分兵如此

之難以見下文之勝不易。

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大兵。投彝陵來。蒙謂瑜曰。彝陵偏僻

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

得馬之利。恐不足惜下文失地之辱。

行。必棄馬而走。吾可得其馬也。瑜從之。差軍去訖。大兵將至彝陵。瑜問

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甯。周泰願往。即時綽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

甯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甯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准備內

應。又寫周瑜分兵如此之易。以見下文之勝不易。却說曹純。曹洪。牛金。聞周瑜兵將至。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一

面分兵拒敵及吳兵至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肅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

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被亂柴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

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兩軍又行周瑜驅兵星夜赶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樊陵兩軍

接著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仁回城中與眾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樊陵

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觀之遺計以解此危此處在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

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殺勢軍

分三門而出却說周瑜殺出甘肅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台

觀看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此是曹操軍之計以

有曹操之旗不疑而即之為耳瑜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台號令分布兩軍為左

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赶直待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

取城對陣鼓聲震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

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關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詳見以

周瑜麾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

而走此處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赶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遂令眾軍搶城

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

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神一般梆子響雨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

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神一般梆子響雨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

的都搬入陷坑內周瑜勒馬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

前文他士馬被箭此一箭如受箭不行

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踐

踏落塹坑者無數程普急救軍時曹仁曹洪分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統引

一軍從斜裡殺來敵住曹兵曹仁引得勝軍進城程普收敗軍回寨

為周瑜第三次失利

丁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將金瘡藥敷掩瘡口

疼不可當飲食俱廢

周瑜受如此之創人

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

沖激其瘡復發

試後

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軍來搦戰程普

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第三日牛

金直至寨門之外叫罵殺報只道要捉周瑜

此被計又被罵以

程普與眾商議欲斬且退

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

此處大勢作一頓玉應

却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

兵常來寨前叫罵却不見眾將來稟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呐喊前來搦戰程普

拒住不出周瑜喚眾將入帳問曰何處鼓噪呐喊眾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

欺我也吾知曹兵常來寨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敢坐視遂命人請程普入

帳問之普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戰

主意若何普曰眾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箭瘡平復再作區處瑜聽罷於床上

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為我一人而

廢國家大事乎

言訖即披甲上馬

見下文之勢

諸軍眾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

騎出營前望見曹軍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

必橫天再不敢正視我兵馬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

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眾將曰可大罵之眾軍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潘璋

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撥口中噴血墜於馬下

有此數語以

曹兵衝來眾將向前

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在謂普曰此吾之

計也普曰計將安出瑜曰吾才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為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

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却於四下埋

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擒也

此計大妙

隨就帳下舉起哀報

眾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挂孝

一片白旗

在城中與眾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急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

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

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陣前急瘡破裂回寨即死今眾將皆已挂孝

舉哀我等因受程普之辱故特歸降使報此事曹仁大喜隨即商議今晚便去劫寨

奪周瑜之尸斬其首級送赴許都

不能說

陳矯曰此計連行不可遲誤曹仁遂

令牛金為先鋒自為中軍曹洪曹統為合後只留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士

盡起馬下又孔明

初更時出城徑投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槍。而

已情知中計。急忙退兵。四下砲聲齊發。東邊響當將欽殺來。西邊周泰滿璋殺來。南

邊徐盛丁奉殺來。北邊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沖散。

以四面敵三處。將軍將如此。若陷馬又為下

大起其首尾不能相救。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正遇曹洪。遂引數殘軍馬一同奔走。

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報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截殺一陣。曹仁引兵刺

斜而走。又遇甘肅大敵一陣。

四路之援。又有兩路。將如此。此其為下文。孔明

曹仁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

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眾軍。徑到南郡城下。見旗幟布滿敵樓。

上一將叫曰都督。步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

一曰。此了。孔明

周瑜大怒。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肅引數千軍馬徑取荆

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却再取南郡。未過正分撥間。忽探馬飛來報

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却教張飛襲了荆

州。

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吳侯將佐襄陽被諸葛亮差人費兵符詐稱曹仁求

救。誘得引兵出却教張飛襲取了襄陽。

襄陽一城

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

又連殺一句。取者不

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掣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

以馬口中不能陳矯却在周瑜大料一報金盞道案。前是詐騙曹仁此

正是

幾郡城池無幾分一場軍苦為誰忙。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

荊州者大漢之荊州而非劉表之荊州也。非劉表之荊州何必劉表之子方可有。即以爲劉表之荊州而劉表之子可有。劉表同宗之弟何不可有。然使孔明執此語以謝魯肅則東吳之攻我必速矣。東吳攻我則我勢危。曹操見我與吳之相攻而復乘其間以圖我則我愈危。故不若借劉琦以緩之。緩之而彼不肯緩則以將死之劉琦暫緩之。此孔明之明而熟於計也。

前卷玄德所取者荊州尚未半耳。周瑜即能聽魯肅之言而不攻劉備。安肯不分取荊州之半而遂去乎。周瑜之所以去者有吳侯之召也。吳侯之所以召者有合肥之戰也。人但知周瑜之戰曹仁適爲孔明取三郡之助而不知孫權之戰合肥又適爲孔明取四郡之助云。

三國人才絕異而其形貌亦多有異者。如大耳之玄德赤面長髯之關公虎鬚環眼之翼德碧眼紫鬚之仲謀及黃鬚之曹彰斯皆奇矣。而又有白眉之馬良至今稱衆中之尤者必曰白眉雖然形貌末耳。舜重瞳重耳亦重瞳項羽亦重瞳黃巢左目亦重瞳或聖而帝或好謫而霸或好勇而亡或好殺而亡人之賢不賢豈在貌之異不異哉。

馬良請表劉琦爲荊州牧以安眾心可見荊州之人未忘劉表其從曹操者迫於

勢耳使玄德於劉表託孤之日而遂自取之則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則曹操來追而內變必作故知玄德之遲於取荊州未為失算矣或曰荊州之人既已未忘劉表益州之人豈其不念劉璋玄德不背劉表於死後而獨可奪劉璋於生前其故何歟曰荊州者東吳之所必爭也宜權借劉琦以謝東吳益州則非張魯之所敢爭也不必存劉璋以謝張魯當曹操習戰玄武之時未忘須臾忘荊州也外患既迫我何能猝定荊州之人心而消其內憂及曹操既破張魯之後勢未暇遽窺益州也外患尚遲則我可徐撫益州之人心而戢其內變是以荊州之事不得以益州律之

劉度納降只是一番趙範納降却有兩番孔明取零陵只是一番子龍取桂陽却有兩番那道榮之詐孔明知之而縱之以行我計妙在暗寫陳應鮑龍之詐子龍知之而殺之用其帶來之人以行我計妙在明寫即一卷之中而前事與後事無一毫相犯前文與後文亦無一毫相犯問近日稗官能有此否

劉備取劉焉之婦而趙雲不取趙範之嫂是趙雲過於劉備矣張繡耻以其婦事曹操而趙範願以其嫂事趙雲是趙範不如張繡矣趙範之意以為嫂復作嫂一重親何妨更做兩重親趙雲之意以為兄同是兄一家人豈可更作兩家事

趙範之愛子龍以為親却是極疏子龍之怒趙範以為疏却是極親總通講便令

見嫂是真以之為兄也親也然纔通譜便令娶嫂是原不以之為兄也疏也纔通譜便打是不認之為弟也疏也然纔通譜便打是已認之為弟也親也自子龍一打之後而叔真是叔嫂真是嫂弟真是弟兄真是兄矣

讀子龍之事戲成數聯云太守華堂出粉面可惜莽相如負却卓王孫佳人翠袖捧金鐘又憐美玉環不遇韋節度李靖無心枉了善識人的紅拂令公有院這著不解事的千牛老拳一擊打斷了駕鶴仙橋美酒三盃撒不合行雲巫峽雖非謔義哥哥也做着雲長秉燭不學多情叔叔羞殺他曹植恩與此數聯俱堪絕倒

却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荊襄如何不氣

氣是氣傷箭瘡半晌方甦

眾將再三勸解瑜曰若不殺諸葛却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

定要奪還東吳

諸葛在此必謂下文與趙子龍商議也

正議間魯肅至瑜謂之曰吾欲起兵與劉備諸葛亮共

決雌雄復奪城池

子敬幸助我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尚未分成敗主公現

攻合肥不下

為前文補筆為下文伏筆

如若自家互相吞併倘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

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

玄德自受其害

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

也

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

有話說雲答曰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遂不入南郡徑奔荊州見旌旗整列軍

容甚盛肅暗羨曰孔明真非常人也又在魯肅服軍士報入城中說魯子敬要見孔明令

大開城門接肅入衙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肅曰吾主吳侯與都督公瑾教某再

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眾名下江南寔欲來圖皇叔亦是幸得東吳殺退曹

兵殺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佔荆襄使江東空費

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子敬之言不激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

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歸主荆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基業吾主固景升

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劉表乃東吳之仇而孔明稱劉表

與故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佔據尚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裡孔明曰子敬

欲見公子乎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雖雲之至而即公子之到荊州只見兩侍者從屏風後扶

出劉琦琦謂肅曰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屏風後乃蔡夫人所立魯肅吃了一驚默然無

語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一見便望他死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

有商議語其合肅曰若公子不在須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前處從遂

設宴相待宴罷肅辭出城連夜歸寨具言前事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使得他

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前此句必謂子

瑜曰子敬有何高見肅曰吾觀劉琦過於酒色病入膏肓現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

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荊州劉備須無得推故

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謂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肥累戰不周瑜自忿

令都督收回大軍且撥兵赴合肥相助此一事瑜周瑜只得班師回寨桑養病令程普

部領戰船士卒來合肥聽孫權調用以上按下東吳一處却說劉玄德自得荊州南郡襄陽

心中大喜商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玄德感其舊日之恩

十分相敬又稱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荊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

賢士安在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諤字幼常帶氣馬諤為後其最賢

者眉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馬良之弟今取荆州又得一馬良馬良相識成趣鄉里為之謗曰馬氏五

常白眉最良馬良之弟今取荆州又得一馬良馬良相識成趣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玄德遂命請之

馬良至玄德以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

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舊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為荊州刺史以安民心此則

子以謝東吳馬良亦謂公子以安民心而後相應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為根本此久遠

之計也為遠文取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

之次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玄德遂用馬良為從事伊籍副之請

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督雲長回荊州此處便是雲長守制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為先鋒趙雲合

後孔明玄德為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此處便是雲長守制糜竺劉封守江

陵却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玄德軍馬來乃與其子劉賢商議賢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將邢道榮力敵萬人可以抵對劉度遂命劉賢與邢道

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前是暗裝此是明攻道

榮便引軍出戰兩陣對圓道榮出馬手仗關山大斧厲聲高叫反賊安敢侵我境界

只見對陣中一簇黃旗出旗開處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

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邢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眾被吾畧

施小計殺得片甲不回又稱赤壁事一提汝等豈可與我對敵我今來招安汝等何不早降道

榮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郎之謀也干汝何事敢來誑語不知孔明力輪大斧竟奔孔明孔

明便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榮直沖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忽聞急閉道榮

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乃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黃旗繫住忽地中央分

開不見四輪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張翼德也孔明急沒來處道

榮輪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如撥馬便走翼德隨後趕來喊殺大震兩下伏兵

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認得常山趙子龍否孔明急沒來處道榮

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玄德喝教斬首

孔明急止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投了劉賢便准你投降此處是孔明用計道榮連聲稱

往孔明曰你用何法捉他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引兵

劫寨某為內應

無是語

活捉劉賢獻與軍師劉賢既擒劉度自降矣玄德不信其言

孔明曰祁將軍非謬言也

即不說明

遂放道榮歸道榮得放回寨將前事寔訴劉賢

曰如之奈何

道榮曰可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幟待孔明來劫

寨就而擒之

已在孔明計中

劉賢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每人各帶草把一箇

放火劉賢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便退

此孔明計不知者

劉賢道榮兩軍乘勢追趕

趕了十餘里軍皆不見

奇絕

劉賢道榮大驚急回本寨只見火光未滅寨中突出一

將乃張翼德也

金見孔明度妙在不足說明

劉賢叫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於是復回軍

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裡殺出一槍刺道榮於馬下

金見孔明度妙在不足說明

劉賢急撥馬奔

走背後張飛起來活捉過馬解縛見孔明賢告曰祁道榮教某如此寔非本心也孔

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

孔明道榮計

如其不降打破

城池滿門盡誅劉賢回零陵見父劉度備述孔明之德勸父投降度從之遂於城上

豎起降旗大開城門費捧印綬出城竟投玄德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仍為郡守其

子劉賢赴荊州隨軍辦事

子為費

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賞勞

三軍乃問眾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

馬良之言本見玄德之德

趙雲應曰某

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亦願往二人相爭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

不服定要取孔明教拈鬚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曰我並不要人相

却只獨領三十軍去趕取城池

趙雲曰某也

只領三十軍去如不得

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責罵軍令狀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

前是而特雙雲張飛不服

玄德喝退趙雲領了三千人馬徑往桂陽進發早有探馬報知桂陽太守趙範範急

聚眾商議管軍校尉陳應鮑龍願領兵出戰原來二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

陳應會使飛叉鮑龍曾射殺雙虎

二虎被陳應鮑龍二虎中獨有此兩虎

二人自恃勇力乃對趙範曰劉備

若來某二人願為前部趙範曰我聞玄德乃是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關張極勇

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

又謂子龍

我桂陽能有多

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

應曰

某請出戰若擒不得趙雲那時任太守投降

不違趙範約不過只得應允陳應領三千人出城迎敵早望見趙雲領軍來到陳應

列成陣勢飛馬絆叉而出趙雲挺槍出馬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劉景升之弟

今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

又謂

持來撫民汝何故迎敵陳應罵曰我等只服曹丞相

豈顧劉備趙雲大怒挺槍驟馬直取陳應應挺叉來迎兩馬相交戰到四五合陳應

料敵不過撥馬便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擲去被趙雲接住

回擲陳應應急躲過雲馬早到將陳應活捉過馬擲於地下喝軍士綁縛回寨賊軍

四散奔走雲入寨叱陳應曰諒你安敢敵我我今不殺汝放汝回去說與趙範早來

投降

要戰以致如此遂以退陣賣降印綬引十數騎出城投大寨約降雲出寨迎接待

以賓禮置酒共歡納了印綬酒至數巡範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合是一

家近日此將軍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得不棄結為兄弟寔為萬幸今日民

又同姓十分相得不知至晚席散範辭回城次日範請雲入城安民

雲教軍士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第一居民執香伏道而接雲安民已畢趙範

邀請入衙飲宴酒至半酣範復連雲入後堂深處洗盃更酌雲飲微醉範忽請出一

婦人與雲把盞出如某來子龍見婦人身穿縞素縞素有傾城傾國之色無過一父兄乃

問範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不說子龍改容敬之之至樊氏把盞畢範

令就坐之雲辭謝之樊氏辭歸後堂雲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盃耶範笑曰中

間有個緣故乞兄勿阻先兄棄世已三載之家嫂寡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

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

堂堂威儀出眾第三要與家兄同姓再續婦人却如此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這樣

其定陳不出家今尊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言令嫂之巧則湊只若不

嫌家嫂貌陋願備嫁資與將軍為妻前時弟見此意改明將軍正結果世之親如何雲聞言大

怒而起厲聲曰吾既與汝結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乎婦能自

怒而起厲聲曰吾既與汝結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乎婦能自

怒而起厲聲曰吾既與汝結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乎婦能自

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

此說君臣起見○曰

龍為兄弟則桂陽之後何妨雖軍師微婦人而子龍終不肯殺是子龍之不可殺也

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雲曰天下女子

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乎

第卷之六○趙雲微婦不允玄

玄德曰子龍真丈夫也

遂釋趙雲仍令為桂陽太守重賞趙雲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

人不是微紅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全旋來獻誰知後來偏孔明大喜曰翼

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

軍師決勝多奇策將士爭先立戰功

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文分

解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第八評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孔明取七郡之地前三郡用襲後四郡用攻而後四郡之中兩郡太守是降兩郡太守是死零陵桂陽是太守不欲戰手下人欲戰武陵長沙是太守欲戰手下人欲戰至於零陵與桂陽不同武陵與長沙又異求其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事之天然變幻至於如此後之作裨官者即執筆效之安能彷彿耶

雲長不殺黃忠是好勝處不是慈悲處以為殺墮馬之人不足為勇故耳若認作慈悲則為宋襄公之仁義豈所以論雲長哉設以宋襄公在此不但墮馬不殺即不墮馬亦不殺何也白髮黃忠已在不禽二毛之例也

此處有雲長義釋黃忠後復有翼德義釋嚴顏以對之此處有黃忠射盔纓不射關公前却有趙雲射蓬索不射徐盛以對之然關公不殺黃忠是不便殺欲留待後殺翼德不殺嚴顏是竟不殺趙雲不殺徐盛是本當殺姑不殺黃忠不殺關公是真不忍殺四人各有一樣肚腸寫來更不相犯

文章之妙有前文方於此應後文又於此伏者如魏延之獻長沙是也前在襄陽城下大戰文聘今在長沙城上殺却韓玄是前文於此應也孔明既死魏延乃有反漢之謀魏延初降孔明已有欲殺之志是後文又於此伏也通觀全部雖人與

事紛紛而伏應之妙則一編如一句斯真有數文字

黃忠者五虎將之一也於此卷方纔出名寫來亦極出色寫其刀寫其箭猶但寫其勇耳至於不射關公知重義也敦請始出能自愛也請葬韓玄不記怨也請以劉表之姪為郡守不忘本也不獨勇畧過人而其人品亦有不可及者與關張趙雲並列夫何愧焉

方敘玄德取四郡便接敘孫權戰合肥蓋玄德取四郡之時正孫權戰合肥之時也若不接下周瑜召去程普牽制孫權則玄德安能從容而取漢上之地故夾敘孫權一邊特為玄德一邊發明也且孫權雖失南郡而猶能取合肥則以此之得憤彼之失而索荊州之意不至於甚急耳是合肥之役不獨為上文發明又將為下文伏線也

周瑜破曹仁而孫權不能破張遼非獨張遼之智過於曹仁亦孫權之智不如周瑜也天下豈有一養馬之後槽而可以殺大將又豈有一小卒為細作而可以放火開城門者乎太史慈之死於是役使周郎而在軍中必不至此故凡權之所以敗皆以周郎怒氣沖激養病柴桑之故則不但南郡之失當致怨於孔明而合肥之戰亦當歸怨於孔明耳

張遼之守合肥其真大將之才乎赤壁之戰射黃蓋以救曹操猶不過戰將之能

耳觀於此卷有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懷是其慎也聞變而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為關公之器重與惟大將不懼大將亦惟大將能知大將於黃忠見關公之神武於張遼亦見關公之知人

却說孔明謂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

趙雲今欲見孔明

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

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領兵去

張飛今欲見孔明

張飛遂立軍令狀欣然領三千

軍星夜投武陵界上求金旋聽得張飛引兵到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

從事鞏志諫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

此處詞與桂陽相反

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為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

不如納降為上

此處詞與桂陽相反

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為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

眾官皆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利金旋乃喝退鞏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

飛飛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問部將誰敢出戰眾皆畏懼莫敢向前

如此則金旋而欲迎敵少日軍不利也

自驛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敵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

飛不追

不追

飛引眾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城邊城上亂箭射下旋驚視之見鞏志立於城

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吳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門墜於

馬下

此處與前文不同

軍士割頭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令鞏志賁印綬往桂陽

見玄德玄德大喜遂命鞏志代金旋之職玄德親至武陵安民畢馳書報雲長言翼

德子龍各得一郡

此處與前文不同

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尚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為不才

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

三日○射是雲長在馬背上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吃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

楊之能今日只射盔纓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

又在雲長身上中了一箭

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

城中來見韓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呼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

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有關通

因他第三日並被地前兩日

今日兩番虛

搜弓弦第三箭却止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為後患喝令刀斧

手推出城門外斬之眾將欲告玄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

不知者謂至死又必謂黃忠死矣

剛推到

門外恰欲舉刀忽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

救得笑元出人道外

大叫曰黃漢升乃

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

此句說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眾共

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眾共

殛之願隨我者便來眾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

前四十一回中早為此處伏線

自襄

陽趕劉玄德不著來投韓玄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沈於此

此句說當日救了

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

人馬

魏延直殺上

城頭一刀砍韓玄為兩段捉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

已畢請黃忠相見忠託病不出

人病

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却說玄德自雲長來

取長沙與孔明隨後催捉人馬接應正行間青旗倒捲一鴉自北南飛連叫三殺而

去

玄德曰此應何禍孔明就馬上袖占一課曰長沙郡已得又

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

今日得見

少頃見一小卒來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

郡降將黃忠魏延等主公到彼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

事玄德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

又降

求黃忠老成肯於長沙之東又為後人有詩讚

黃忠曰

將軍義舉與天參白髮猶然困漢南至死甘心無怨望臨降低首尚懷愁

寶刀雖雪影神勇鐵騎臨風憶戰酣千古高名應不滅長隨明月照湘潭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斬下斬之

孔明曰玄德待黃忠孔

明日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

居其主而殺其主是不義也

自是王倫

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

以絕禍根

又為

玄德曰若殺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恕之孔明指

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魏延

喏喏連聲而退

玄德曰

黃忠薦劉永姬劉磐現在攸縣關居

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

玄德曰

玄德班師回荊州改油江口為公安自此錢

糧廣或醫士歸之將軍馬匹散屯於隘口

以下下安撫道知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今

甘肅守已陵郡令凌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

肥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在合肥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

勝負

一、句、起、爲、新、數、之、

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

警衛道人報尊才散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

卷之四

周急忙滾鞍下馬施禮

權如此特肅時大將軍權請肅上馬並齊而行密謂曰折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

朱迪

人
之
性
曰
性

業使龍名者竹帛始為顯矣

其詞也

雜興
大笑同至帳中大談飲酒揚揚慶兵

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橫斬書報畢大怒曰非違欺吾大

甚淹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禰戰來曰吾不用新軍赴敵看我大戰一場

傳令

當夜五更三彈出寨望合肥進發辰時左右單馬行至李進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

勢孫灌金盆田坡推出馬左家諫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一兩邊護衛三通

通判

鼓罷曲盡陣中門樓內開三員將全裝貫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華與右邊樂

進衆達縱馬需先高橋孫雅決戰摧縛諸欲自戰薛門中一將賊儉駿馬早出乃太

史

通

樂進曰對面全殲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仇

一風一雨一晴一雨

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斜裡遞取獐獐如一道雷光並至而前手起刀落

宋諫賈華多將畫戟遮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賊人只將戟幹望馬頭上打樂進

回馬宋謙綽軍士手中槍趕來奪典搭王箭初見宋謙心窩裡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

見背後有人墜馬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

張遼望見孫權驃馬趕來看趕上

更自刺斜裡撞出一軍為首大將乃程普也

宋元

截殺一陣殺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肥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

因見拆了宋謙放殺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威壯之氣輕視大敵三軍之眾莫不

寒心即使斬將奪旗威振疆場亦偏將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應抑貴育之勇懷王霸

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今後切宜保重

孫權以輕追而後前車之鑒

權曰是孤之過也從今當改之少頃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

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為弟兄後槽被責懷忿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為號刺殺張遼

以報宋謙之仇

作計細者不過一小卒為內應者亦只一養馬後槽可發一笑

某請引兵為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

混入合肥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

史慈堅執要行

孫權報出太史慈又輕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仇遂令太史慈引兵五

千去為外應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肥城尋見養馬後槽

兩個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如何接應你如何用事

此等人事

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

叫反城中兵亂就裡刺殺張遼

說得忒容易了

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得勝

回城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睡

說勝而能慎是

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

不知甲安息遼曰非也為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度我無備乘虛
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不但為將之道為其也立身處世大抵宜耳說猶未了後寨火起

一片報叫反報者如麻強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數十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殺

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其言

其言無移時李典擒戈定並後槽至遼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

擊鼓喊殺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眾

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南仁在南郡時周備是向日張遼在合關關太史慈是吳兵前被相映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

挺槍縱馬先入城上一殺砲响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太史慈中箭處周備背

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至寨前陸遜並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

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傷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

南徐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

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人人有此志不能人言訖而亡年

四十一歲後人有詩讚曰

矢志全忠孝 東萊太史慈 姓名昭遠塞 弓馬震雄師

北海酬恩日 神亭酣戰時 臨終言壯志 千古共嗟咨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以上按下游權一處以下再敘

玄德却說玄德在荊州盤桓軍馬聞孫權合肥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

夜視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方鎮大史應元口說東南有折星墜地乃應其語出而此劉琦接筆甚妙正言間忽報

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

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並料理葬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

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荊州如何對答孔

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吊喪正是

先將計策安排定只等東吳使命來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文章之奇有不越半幅而修而弔喪修而作伐候而挂孝修而結親斯亦奇矣然

而凶則是凶吉則是吉猶未足為奇也奇莫奇於戈矛劍戟之內忽然花燭洞房

又奇莫奇於洞房花燭之中仍是戈矛劍戟凶即是吉吉即是凶吉伏於凶凶又

伏於吉則此一編真為人意計之所不及量耳

觀孫權之使魯肅弔喪而歎今日之人情天抵如斯矣前之弔劉表非為劉表而

弔也為劉備而弔也後之弔劉琦又非為劉備而弔也為荊州而弔也弔本為死

乃以為生弔本為人乃以為我弔之而無益於我則雖當弔而不弔焉弔之而有

益於我則雖不必弔而亦弔焉豈獨東吳為然哉又豈獨弔喪為然哉凡近世之

紛紛往來皆當作東吳弔喪觀也

孔明之辭魯肅也劉琦未死則以劉琦謝之劉琦既死則以取西川謝之而第二番之措詞與第一番不同前則止用緩詞耳今則先折之以正論既明示不還之情後乃應之以權宜姑託為暫借之說其云借也是即其不還之意也孔明嘗借箭於敵矣嘗借風於天矣借箭亦將還箭借風亦將還風耶凡借物於人者以己之所有借之乃謂之借荆州非孫氏之有也何謂借乎凡授契於人者先立契而後取物乃以契為信荆州劉氏之所先取也何契之有乎近世有謀人之美產而必寫借契者矣亦有謝人之索道而虛以抵契搪塞者矣魯肅孔明母乃類是至於兩家互相欺誑一則假寫借契一則假立婚書借契疑真寔假婚書弄假成真一對空頭真堪捧腹

孔明誦銅雀台賦是以孫權之嫂周瑜之妻激東吳也今授錦囊密計是又以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助玄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婿之策其丈人又破之妙在即用他自家人教他怪別人不得

袁術遣媒於呂布認真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遣媒於劉備假意做媒却做成了然則呂範非媒也孫乾亦非媒也喬國老乃真媒也而喬國老之為媒又孔明寔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

燒了外太公的香，不怕舅爺作梗，倚了老夫母的勢，便堪女婿放刁。和尚寺中相
女婿禪堂倩作藍橋，新人房裡接將軍。錦帳又成赤壁迴廊下，執斧健兒須不是
伐柯之斧。繡幃前持兵侍女，却可助行雨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吳夫人不比
崔夫人。遇不懷好意的哥哥，孫仲謀險做孫飛虎。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到公廨相見，畢肅曰：「主公聞令姪棄世，特

具薄禮遺某，前來發祭。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請葛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稱謝。收

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還荊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

還不識幾時，可以交割。」第二次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個商議。」此是孔明肅強飲數盃，又開

言相問。玄德未及回答，孔明變色曰：「子敬好不道理，直須待人開口。」此是孔明肅強飲數盃，又開

我高皇帝斬蛇起義，開基立業。此是孔明傳至於今，不幸奸雄並起，各據一方。少不

得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此是孔明今皇上

之叔。此是孔明豈不可分茅裂土，況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順？

劉表已死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勢力，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尚

自貪心不足，而欲并吞漢土。此是孔明我主姓劉，倒無分汝主姓孫，反要

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勤勞，眾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此是孔明若非我

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此是孔明江南一破，休說二喬置於銅雀宮，此是孔明難公

等家小亦不能保

能保

適來我主人不即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細說公

何不察之甚也

今人多有之矣但本事不及孔明耳

一席話說得魯子敬緘口無言半晌乃曰

孔明之言怕不有理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

理上說不去只

孔明曰有何不便處肅曰

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我主公

第四十三回

後來周公瑾要興兵取

荊州又是肅擋住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又是肅担承

又前五十二回

今却不應前言教

魯肅如何回復

主人面上說不去只

我主同周公瑾必然見罪肅死不恨只恐惹惱東吳興

動干戈皇叔亦不能安坐荊州空為天下耻笑耳

又物之以情

孔明曰曹操統百萬之衆

以天子為名吾亦不以為意豈懼周郎一小兒乎

此是曹操

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

勸主人立紙文書暫借荊州為本

云為本正不知起利義分真

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

交付還東吳此論如何

只顧活觀

肅曰孔明待奪得何處還我東吳孔明曰中原

急未可圖西川劉璋懦弱我主將圖之若國得西川那時便還

以荆州為本以西川為利待得

肅無奈只得聽從玄德親筆寫成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諸葛亮孔明也押了字

孔明曰亮是皇叔這裡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個字回見吳侯也好

看

在後

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也不相負遂押了字

如此作中不知

收了文書宴罷

辭回玄德孔明遂於船邊孔明囑曰子敬回見吳侯善言仲意休生妄想若不准我

文書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

一句

今只要兩家和氣休教曹操笑話

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問曰子敬討荊州如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

周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為借地實是混賴從宋文書不足據不則則引為其也他說取了西

川便還知他幾時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這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却

與他作保從來保人難做不細書肅為其也他若不還時必須連累足下倘主公見罪奈何肅聞言呆了

半晌曰想玄德不負我活著老實人瑜曰子敬乃誠實人也劉備梟雄之輩諸葛奸猾之徒

恐不似先生心地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日指囑相贈之情

如何不救你當時周郎原不曾有猶疑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魯肅跣路不

安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荊州城中揚起布幡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挂孝瑜

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劉琦之死在荊州一也飲來甘夫人之死在東吳一也此皆文法變換

瑜謂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受縛荊州反掌可得妙極肅曰計將安出瑜曰

劉備喪妻必將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

滿雖男子不及為後文玄德驚恐原本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荊州為媒說劉備來入贅請看至此疑見成親之後故孫

夫人討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原本却不等他

交割了荊州城池我別有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周瑜寫了書呈送

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先說借荊州一事呈上文書權曰你却如此糊塗這樣

文書要他何用謂云不識人不做保一世死地肅曰周都督有書呈在此說用此計可

得荊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呂範至，謂曰：

近聞劉玄德喪婦，吾有一妹欲招贅玄德為婿，永結姻親，同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

衡不可為媒。望即往荊州一言。說媒不用魯肅，却用品。正恐肅說荊州耳。範領命，即日收拾船隻，帶數個從人

望荊州來。却說玄德自沒甘夫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東吳差呂範

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為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也學蔡夫人手眼。但有甚

說話，主公都應承了。想孔明此時已料着七八分。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教請呂範入

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來必有見諭。劉琦之死則帶甘夫人之死則不帶，不帶而便作說，說如作我之非真也。範曰：範近聞

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如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

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親？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吾主吳

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帚。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

家國兩便，請皇叔勿疑。但我國太吳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

婚。先說親姻次說入贅，有次第。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已說見周郎之計，故有此問。範曰：不先稟吳侯，如何敢造次來說。

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

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范對子龍之語，一定一虛，兩度相戲。今皇叔名聞四海，正

所謂淑女配君子，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設宴相

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想孔明不聽此笑。適間卜易得一大吉。

大利之兆

對龐之術人見其女

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同見吳侯

上明時而道和有人說

許已定擇日就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輕身入危險之地孔明

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

與亮對陣時智不敵今人舉世大稱

略用小謀使周瑜羊馬

不虞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荆州萬无一失

玄德計與許人成水之計終情有如魚得水之孔明也

玄德懷疑未決孔明

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

將小妹招贅玄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玄

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龍不可行也

此計妙也

遂喚趙雲

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吳當領此三個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

仲謀公

孔明

即將三個錦囊與雲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赴東吳納了聘一切完備時建安

十四年冬十月

孔明

玄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荆州前

往南徐進發荆州之事皆聽孔明教處玄德心中怏怏不安

不足為奇

到南徐適船

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於

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護行軍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眾軍領命而去又教玄

德先往見喬國老

不是趙雲教去

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於南徐玄德牽羊担酒先

往拜見說呂範為媒娶夫人之事

先打外本

隨行五百軍士都披紅挂綠入南徐買辦

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盡知其事

如周瑜五百人妙處不說以之

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賀喜已在北國太曰

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為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周備一曰大人

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處是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

果有此事女壻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果品準備成親在館

口中笑曰女壻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果品準備成親在館

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捶胸大哭孫權一曰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

此將吾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孫權失驚曰母親有

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為你母親事當稟命於

我你招劉玄德為壻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裡得這話

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為滿城百姓那一個不知你倒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

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權曰非也此是周備之計因要取荆州故將此為名

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起荆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寔意也國

太大怒罵周備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豈無條計策去取荆州中書傳却將我

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便是望門寡將來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

一世你們好做作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荆州也被天下人耻笑此事

如何行得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荆州也被天下人耻笑此事

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真個招他為婿免得出醜

人一本上權曰

年紀怕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國太

曰我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

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

不由孫權主

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

呂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

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殺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掣下

國太定其計中亦在光

玄德言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

玄德一

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

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軍保護

是日

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坐

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玄德內披細氈外穿錦

袍

新打打新但不

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貫帶引五百軍隨行來

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畏懼之意

乃見國老

二人敘禮畢

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

中丁太母自

國老曰玄

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

此等

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

玄德拜謝其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

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

興應四十
一四中華

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謂玄德曰却饒

某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玄德乃跪於國太席

前未與夫人先與大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國太曰何由此言玄德曰廊

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孫權曰今日玄德既為我婿即我之

兒女也之極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曹華國太喚曹華責

罵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雖久居膝下矣人足

說一發并得喬國老也相勸國太方叱退曹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更衣出殿

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荊州成王霸

之業一劍揮石為兩段若死於此地劍剝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為

兩段義興之玉方硬為雙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

不能為國家剷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招為女婿此生平之際遇也恰纔問天

買卦如破曹興漢砍斷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謂

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與旺

東吳砍石為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大家謂此心事至今有十字紋痕石尚存後人觀

此勝蹟作詩讚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金環響處火光生兩朝旺氣皆天數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攜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一語品題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雨霽擁青螺境界無憂樂最多昔日英雄寒目處巖崖依舊抵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一作佳一幅玄德嘆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矣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

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玄

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言揷衣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二人

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玄德騎馬走下馬坡後人有詩曰至今此處名為駐馬坡

馳驟龍駒氣槩多二人並轡望山河東吳西蜀成王霸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早舉姻免生別事是謂人高便不知如何則遲次日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

老接入禮畢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玄德

寬心吾為公告國太令作護持謂是可知謂合山草草玄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

玄德恐有人害急急要回國太太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便教搬入書院暫

住擇日舉姻危如累卵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

盡搬入府中安歇

玄德在府中安歇

休留

在館驛中

免得生事玄德大喜數日之內大排筵會

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槍刀簇滿

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唬得玄德魂不附體

正是

正是

驚着侍女橫刀立疑是東吳設伏兵畢竟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計賺一人却有兩番王允則專用寔周瑜則前虛而後寔也始之詐言入贅誘其至吳是虛以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寔以美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瑜賺一人而獨失王允一用而輒得周瑜兩用而終失乎

孫夫人房內設兵而玄德心常凜凜玄德非畏兵而畏夫人之兵亦非畏夫人而畏好兵之夫人也每怪今之懼內者其夫人未嘗好兵而亦畏之何也曰雖不好兵而未嘗不好戰好戰甚於好兵也只夫人便是兵又何必房中設兵而後謂之兵耶

甚矣孔明之計之妙也既借孫權之母周瑜之夫人為玄德成婚之助又即借孫權之妹為玄德歸荊州之助不但喬國老吳國太為孔明所借即孫夫人亦為孔明所借矣國老可借國母可借夫人可借而荊州又何不可借哉

孫夫人之配玄德如齊姜之配重耳皆女丈夫也重耳不欲去而齊姜遣之玄德欲去而孫夫人從之齊姜聽重耳獨去不獨去恐去不成孫夫人與玄德同去不同去也去不成重耳之去齊姜不告於其父玄德之去孫夫人不告於其兄一則

殺豫章之女是英雄手段一則退攔路之兵亦是英雄手段

玄德在車前哀告夫人涕泣請死活似婦人乞憐取妍在大夫面前放刁橫暴以英雄人作此兒女態是特孔明之所教耳不想今日風俗夫綱不振竟若深得孔明妙計者第三個錦囊更不消臥龍先生傳授得也

呂布送女送不過去為撞着擔親的曹老瞞孫權追妹追不轉來為遇着接親的諸葛亮袁術討不成媳婦止折了一個媒人孫權殺不得妹夫乾賠了一個妹子前後遙遙映射成趣

老新郎學作婦人腔宛然弱塔小媳婦偏饒男子氣壯矣賢妻一個向娘子身邊長跪顧不得膝下有黃金一個為丈夫面上生嗔那怕他車前排白及家將畏主人而尤畏其妹贅塔之懼內可知新娘聽丈夫而不聽其兄女生之向外蓋信前日單身入贅聘嫁的只有趙子龍今日兩口回門送親的却是周公瑾公瑾兄難生思的劉備關平費雲翻成天喜紅雲弄巧成拙的周郎陽錯陰差引出長門吊客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槍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為樂故爾如此今日婦人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甚心寒可令暫去管家婆去復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

客不安今可去之孫夫人笑曰庸親半生尚懼兵器乎孫夫人自生行命盡撤去令侍

婢解劍伏侍常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觀雨情歡洽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

以買其心不似夫人歡洽先教孫乾回荆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女行

說不却說孫權差人來索秦郡報周瑜說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

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行坐不安乃思一計修書付來人持回見

孫權權拆書視之書略曰

瑜所謀之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用計劉備以梟雄之姿有

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軟圍之於吳中或為

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

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擊之大事可定矣今若縱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

享富貴今若以華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

望然後荆州可圖也主公可依公瑾之計而連行之此是取用美人計此權大喜即日修整

東府廣栽花木廣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

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不自勝玄德果然被假色所迷全不想

回荊州已入溫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玄德人忙只去城外射箭走

馬看有年終雲猛省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教我一到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

開第二個臨到危急无路之時開第三個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孔明

分付處至此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

玄德看計時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

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伴作失驚之狀第一則錦囊有命

一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荊州耶玄德曰有其事如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來

報說曹操要報赤壁鏖兵之恨又前四十九起精兵五十萬殺到荊州甚是危急請主公

便回此是前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放主公曰不如休

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此是子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自有道理雲故意催逼數番

而出此是玄德入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

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二親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旦在邇使備惶惶

不已且說孫夫人曰你休瞞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你欲還

鄉故推此意已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荊州有失被

天下人耻笑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此是前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國

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當相隨此是前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國

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雨下

宣是妻他同去反說暫時辭別語甚妙甚

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宴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

時吳侯必然阻擋

是妻他賜着哥哥

孫夫人沈吟良久乃曰妾與君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

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漏泄

善哭又善跪夫人安得不入其彀中

兩個

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分付正旦曰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

夫人同走雲領諾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元旦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

人入拜國太夫人曰夫主想父母祖宗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

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

聽着太夫人之語連聲跪兩箇亦哭是語今日此風亦是多

國太曰此孝道也豈有不從汝雖

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為婦之禮

便在此明算中

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

只瞞着孫權夫人乘車止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

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趙程而行

陳元旦同則既是新春吉日陳元旦進是妙在出其不意

當日孫權大醉左右

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眾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

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

妹夫去

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

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

夜務要赶上掣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摔為粉碎

為破曹而取案為追劉而碎硯

曹可破而劉不可追非若甘肅寺中之石可以隨我所逐也

程普曰主公空有沖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

曰為敢違我令。善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然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

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

此兩句係指此時已無兄妹之情，實知夫人此時止有夫妻之愛。

蔣欽、周泰領

命隨後引一千軍起來，却說玄德加鞭縱轡，趕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慌

忙起身，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

前至此為玄德着意。

玄德慌忙

問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

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高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等候

多時。

此一發為玄德着意。原來周瑜恐玄德逃走，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區紮營。

等候時，常令人登高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瞭望

得玄德一行人到，各縛兵器截住去路。

此二句係承上二語，此處却都在旱路前是遠在背後，此是隔在兩面，其勢比前更足可畏。

玄德

驚慌勒馬回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无路，如之奈何？雲曰：主

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

此，分付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看。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

前兩囊已拆，此囊未拆。

是趙雲自為第三個錦囊，却說趙雲自有承天大運，是丈夫去來。

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

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寔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

贅劉備，寔非為夫人計，乃欲幽囚劉備，而奪荊州耳。奪了荊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

為香餌而釣備也

今有備而備不懼萬死而求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

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託荆州有難以圖歸計一片心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

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

厄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

前在文聘面前說死此是說夫人怒曰吾兄既不

以我為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

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

了軍器報喏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為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

只謂夫人不問兵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

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

只此四

壁割徐丁二將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荆州去

則二將為周瑜所使

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

徐盛丁奉喏連殺口稱不敢請

夫人息怒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

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

不怕我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

周瑜大罵周瑜是為女虎

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趙雲十分怒氣

在徐丁二人眼

只為夫人不罵只得把軍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

已在北

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羞了

且慢理

意特來追趕他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處趕程趕來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殺

我二人奉吳侯旨

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羞了

且慢理

意特來追趕他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處趕程趕來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殺

我二人奉吳侯旨

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

後前此使夫人為關公先將此又使夫人為斬後孫將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

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拱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

將答曰奉主公之命請夫人玄德回不叫孫夫人回而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

夥匹夫雞關我兄妹不睦王為孫夫人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母

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不叫孫夫人回而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前此使夫人

將孫夫人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

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女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

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又賜別軍中又不見玄德便是趙雲怒目睜眉只待廝殺又在

眼中帶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已見前孫夫人令推車便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

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來觀視之乃蔣欽周泰

等這便的高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將曰早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挈下

四人名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吳侯一劍也

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些步軍

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兼報都督數水路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趕無間

水旱之路赶上殺了休懸他言語於是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

個領兵沿江起來却說玄德一行人馬離寨較遠來到劉郎浦

到了劉郎浦便不怕孫家追矣

心纔稍

寬沿着江岸尋渡一望江水瀾漫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沈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

逃出今已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忽然想起在東吳繁華

之事不覺淒然淚下

又對前文曰後人有詩嘆曰

吳蜀成婚此水澄明珠步幃屋黃金誰知一女輕天下欲易劉郎鼎峙心

玄德令趙雲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車馬蓋

地而來嘆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殺漸近

急聞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連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連下

掉過對岸再作區處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艙

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

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赶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

多時矣由得他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

船已開的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着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

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

似流星着着趕上

大人或說了好事女婿就做了親家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車馬登

程周瑜赶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為黃蓋軍騎馬周瑜當

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紫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裡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首望見

玄德車馬不遠瑜令逆力追襲玄德在德華初之後不曾與大舅正趕之關一殺鼓響山谷內

一隊刀手擁出為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又是二個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

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又是兩個吳兵大敗

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在前

而那時則送了城池又折兵猶可以言也今陪了夫人又折兵大不堪矣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

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項王不曾犯處雖與別人講云無而見江東父老今則即非白話把夫人送與公瑾更自河而見江東主人大叫一殺金瘡迸裂

倒於船上眾將急救却早不省人事此時即元例省了後文多少氣正是

兩番弄巧翻成拙此日含嗔却帶羞未知周郎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台 孔明三氣周公瑾

曹操赤壁賦詩在未敗之前是賞心樂事銅雀大宴在既敗之後只算解悶消愁

未敗之前其語驕既敗之後其語遜然其曰願題墓道云曹侯之墓則奸雄敗人

之語也心則奸雄口則聖賢不但瞞眾人又欲瞞君子不但瞞一時直欲瞞盡天

下後世其斯之謂老瞞乎

操以備之得荊州比龍之得水其視備一龍也乃自青梅煮酒之時以龍比英雄而曰英雄惟使君與操則其自視亦一龍也向則一龍失水一龍得水失水之龍

猶受制於得水之龍而今則兩龍皆得水矣據以克許為水而玄德以別竄為水然玄德之得荊州猶是借來之水不若得西川方為自有之水是得荊州猶未可云得水也乃玄德不以荊州為水亦不以西川為水而直以孔明為水耳以西川為水則得水尚在荊州之後以孔明為水則得水已在荊州之前況孔明所鎮臥龍也玄德遇孔明如龍得水孔明遇玄德亦如龍得水其臥南陽則為勿用之潛龍其出茅廬則為在田之見龍其助玄德以討曹操則奉應運之飛龍以敵野戰之孽龍水以濟水龍以輔龍曹操雖如鬼如蜮安能以一水敵二水一龍當二龍哉

孫權之表劉備為荊州牧非結備也正欲使操之忌備而攻備也操攻備而我得乘間以取荊州是得己之所欲者讓備而寔欲以備之所有者歸我也操之以周瑜為南郡守非畏瑜也正畏備而欲使瑜之攻備也瑜攻備而我亦得乘間以取荊州是名以備之所得者授瑜而寔欲以我之所失者還歸我也然則以荊州表劉備即是魯肅索荊州之心以南郡授周瑜無異曹仁守南郡之意而操機謀一樣詭譎戰國策中多有此等文字不謂於三國往往見之

魯肅之索荊州者三孔明之辭魯肅者亦三初以劉琦未死辭之繼以候取西川辭之終又以不忿取西川辭之前既候取西川而忽云不忿取西川既云不忿取

西川而其後乃卒取西川是前與後相謬也詐也孫權既使魯肅索荊州而又表劉備為荊州牧既表劉備為荊州牧而又使魯肅索荊州是前與後亦相謬也許也彼以詐來故此以詐往耳孫權之上表既不足據而劉備之立契又何足憑周瑜之激媒既非好意而魯肅之作保又何必不交騙耶魯肅見玄德之哭而不怒是以玄德之假不怒動其真不怒也周瑜聞玄德之喜而得意是以玄德之假得意賺其直得迷也周瑜詐言取蜀而魯肅誤以為真是老實人不曉得弄虛頭孔明詐取犒師而周瑜不知其詐是聰明人又撞了撒空手寫來真是好看

三顧草廬之文妙在一連寫去三氣周瑜之文妙在斷續敘來一氣周瑜之後則有張遼合肥之戰孔明漢上之攻玄德南徐之行以間之二氣周瑜之後則又有曹操銅雀台之宴以間之其間斷續之處或長或短正以參差入妙周瑜之欲殺玄德者三矣誘令犒師江上一也誘使就婚南徐二也劉郎浦之追三也其欲殺孔明者亦三矣先使斬報是欲令曹操殺之也一也繼使造箭是欲自以軍令殺之也二也又星壇之遺將是不以軍令而直欲以無罪殺之也三也彼有三殺此有三氣亦相報之道宜然耳况以氣報殺以一報兩報之猶為厚矣

却說周瑜被誘為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三枝軍馬一擊大敗苦蓋韓當急救下船折却水軍無數遙觀玄德孫夫人車馬優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

不說別人

追趕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賞賜眾將周瑜自回柴桑特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

報孫權權不勝忿怒欲拜程普為都督起兵取荊州周瑜又上書請興兵雪恨張昭

諫曰不可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因恐孫劉同心故未敢興兵今主公若以一時

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國勢危矣以此時言之則操之見勝於周瑜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

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人勾結劉備備懼東吳必援曹操若此則江南何日得安為

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為荊州牧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且

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令曹劉相攻吾乘隙而圖之斯為得

耳顧雍之見權曰元嘆之言甚善但誰可為使雍曰此間有一人乃曹操敬慕者可以

為使權問何人雍曰華歆在此何不遣之權大喜即遣歆齎表赴許都曹操恨劉備之取

為徐州牧欲使呂布忌之也今來吳亦恨劉備之取徐州歆領命起程徑到許都求見曹操聞操會羣

臣於鄴郡慶賞銅雀台歆乃赴鄴郡候見操自赤壁敗後常思報仇只疑孫劉併力

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台成銅台是二十四日中事至此始取其方民傷操乃大

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台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台左邊一座名玉龍台右邊

一座名金鳳台各高十丈上橫二輪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八音可擬一是日曹操

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玉帶珠履過高而坐文武侍立台下操欲

玉帶珠履過高而坐文武侍立台下操欲

觀武官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取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枝上

以一領袍引出先鋒

水戰是漢武於赤墀水殿之前創置台

下設一箭垛以百步為界分武官為兩隊曹氏宗族俱穿

紅其餘將士俱穿綠

前在赤墀江中分五色旗各帶雕弓良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此日其

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垛紅心者即以錦袍賜之如射不中罰水一盃號令方下紅

袍隊中一個少年將軍驛馬而出一眾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

第一回

面的却不透射先往來

扣上箭搜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

金鼓齊鳴

眾將喝采

曹操於台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又火

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

袍隊中一騎飛出

一

叫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攬越操視其

人乃文聘也眾官曰且有文仲業射法

又火

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

眾皆

二

喝采金鼓亂鳴

又火

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

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着我與你兩個解箭搜滿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

眾

此

人齊聲喝采

又火

視其人乃曹洪也

又火

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裡

又一將出

一

揚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為奇着我射來眾視之乃張郃也郃飛

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

又火

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裡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眾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眾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又火

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

史好

金鼓齊鳴

只聽得一聲人又法又

潮勒馬按弓大叫曰此箭

可奪得錦袍麼只見綠袍隊裡一將應報而出

關公

大叫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

名曰人

淵曰汝更有何射法可奪我袍是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為異看吾奪取錦袍

一發

拈弓搭箭連發兩條射去恰好射斷兩條錦袍墜下

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

人

驛馬至台前獻喏曰謝丞相袍

此袍

曹操與眾官無不稱美

又

見縫勒馬要回猛然台邊躍出一個綠袍將軍

大呼曰你將錦袍那裡去早早

又

留下與我眾視之乃許褚也見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回答竟飛馬來奪

褚褚一手按住弓把徐晃拖離鞍轡是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廝

打朝前走前打

二人翻上台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鬪之意操笑曰孫特視公等之

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眾將盡都上台各賜蜀錦一匹

會

將各各稱謝操命

各位位次而坐樂鼓競奏水陸並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

時

謂眾文官曰武將既以騎射為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台可不進

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眾官皆躬身而前曰願從鈞命

有王朗鍾繇王粲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龜鶴合當受

命之意

王制曰命官有司曹操遂一覽畢笑曰諸公佳作過譽甚矣孤本愚陋始舉

孝廉

後漢書後值天下大亂舉精舍於滎東五十里縱春夏讀書一曰秋冬射獵一曰以待天

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為典軍校尉是則遂更其意專欲為國家討賊立

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獻臣而將軍而侯是則遂更其意專欲為國家討賊立

卓劉黃巾以來除索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是則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

極又復何望哉又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別人稱帝稱王亦必倚我

見孤雅重安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

在心自北周又王叔不但欲孤委獨兵眾歸就所封武平侯之職寔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

為人所害此是實情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虛名而處實禍也又討賊家

公無知孤意者眾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也此是實情後人有詩

曰

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盞不覺酩酊左右捧過軍硯亦欲作銅雀台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

使華歆奉表於操為荆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尤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手

腳搖亂投筆於地此是實情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

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失驚據曰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

失驚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失驚據曰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

水今得荊州是因龍入大海矣孫安得不動心哉

說其未得荊州之前早已得

程昱曰丞相

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

水軍何也故問以孔明為水軍

令華歆為使表薦劉備以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

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必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問其計程

當時乘人一操點頭曰是也昱曰

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留華歆

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為仇敵矣

此二

我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

曰仲德之言甚合孤意遂召華歆上台重加賞賜當日定散操即引文武回許昌表

奏周瑜為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

封華歆為大理寺卿留在許都

十六回使命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職託

有職而無權

周瑜既領南郡愈思報仇遂上書

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還荊州孫權乃命魯肅曰汝昔保借荊州與劉備今備遷延不

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還荊州

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到今又不

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往言之遂乘船投荊州而來

第三次

却說玄德與孔明在

荊州廣聚錢糧調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

何意孔明曰

昨者孫權表主公為荊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

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他好於中取事也

又是一個乘的

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既

受太守之職要來索荊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

又是一個乘的

受太守之職要來索荊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

便放聲大哭

前承帝者不哭此哭帝者哭之奇絕怪絕

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來斟勸計會已定接魯肅入府禮

畢敘坐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笑曰子敬與

我舊交何必太謙肅乃就坐茶罷肅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為荊州一事而來皇叔已

傳信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兩家結親當省親情面上早早交付

妹夫備阿舅的東西又與外人不同了

玄德聞

言掩面大哭

前得都里來

肅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後出曰亮

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哭的緣故麼肅曰某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

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一服都是漢朝

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若要不取遂了荊州何處安身

若不還時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此事實兩難因此淚出痛腸孔明說罷觸動玄德

衷腸真個捶胸頓足放聲大哭

起聲

魯肅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

明日有煩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盡告吳侯再容幾時

妙用只在後

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乎

玄德曰子敬

第三回玄德

曰玄德是箇寬仁長者見玄德如此哀痛只得應允

玄德曰孔明拜辭宴畢送魯肅下船徑到柴桑見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

中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璋子似此推調

未免累及老兄矣

此時玄德

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軍中子敬便留一行肅曰

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說孫劉兩家既結為親便是

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取得西川時以作嫁資却把荊州交

還東吳何不即以此荆肅曰西川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亮實人笑瑜笑曰子敬

真長者也長者是無用之別名你道我真個去取西川與他我只以此為名寔欲去取荊州且教

他不做準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荊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勞軍那時

乘勢殺之奪取荊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禍此等計策周魯肅大喜便再往荊州來立

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魯肅必不曾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計策來誘

我耳但說的話主公只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我與他不應或教他哭或計會已定魯肅入

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威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

換荊州以西川權作嫁資則州是親戚與但軍馬經過却望應此錢糧孔明聽了忙點

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一個黑頭孔明曰如雄師

到日即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當辭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

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小兒瞞不過大孔明曰此乃假途

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寔取荊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軍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也則瑜非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窩弓以擒猛虎

安排香餌以釣鰲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孔明只是便喚趙雲聽計如

此如此其餘我自冇擺布玄德大喜後人有詩嘆曰

周瑜決策取荊州諸葛先知第一籌指望長江香餌穩不知暗裡釣魚鉤

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不疑准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

也中了吾計計曰慢笑重便教魯肅稟報吳侯並遣程普引兵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

平愈身軀无事使甘甯為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為第二凌統呂蒙為後隊水陸大兵

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為孔明中十周瑜對將發時曾詳說計此則真說及矣前軍至夏

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

何糜竺曰主公皆准備安排下了糜竺高弓以射猛虎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荊州城門

外相等與都督把盃只拍周郎笑瑜曰今為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

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无

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荊州

城上插兩面白旗這旗原來如何反插白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

乘馬帶了甘甯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軍三千人徑望荊州來既至城下並

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只說下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

自在此言未已忽一鼓梆子響城上軍一齊都豎起槍刀敵樓上趙雲出曰都督此

行端的為何不即說破先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

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偏與後文相反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彝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殺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此是把蓋勢頭時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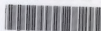
一着棋高難對敵幾番算定總成空 不知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中華民國玖拾捌年捌月拾壹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3877349



線

857.4523

6546

19

v.10

舊籍